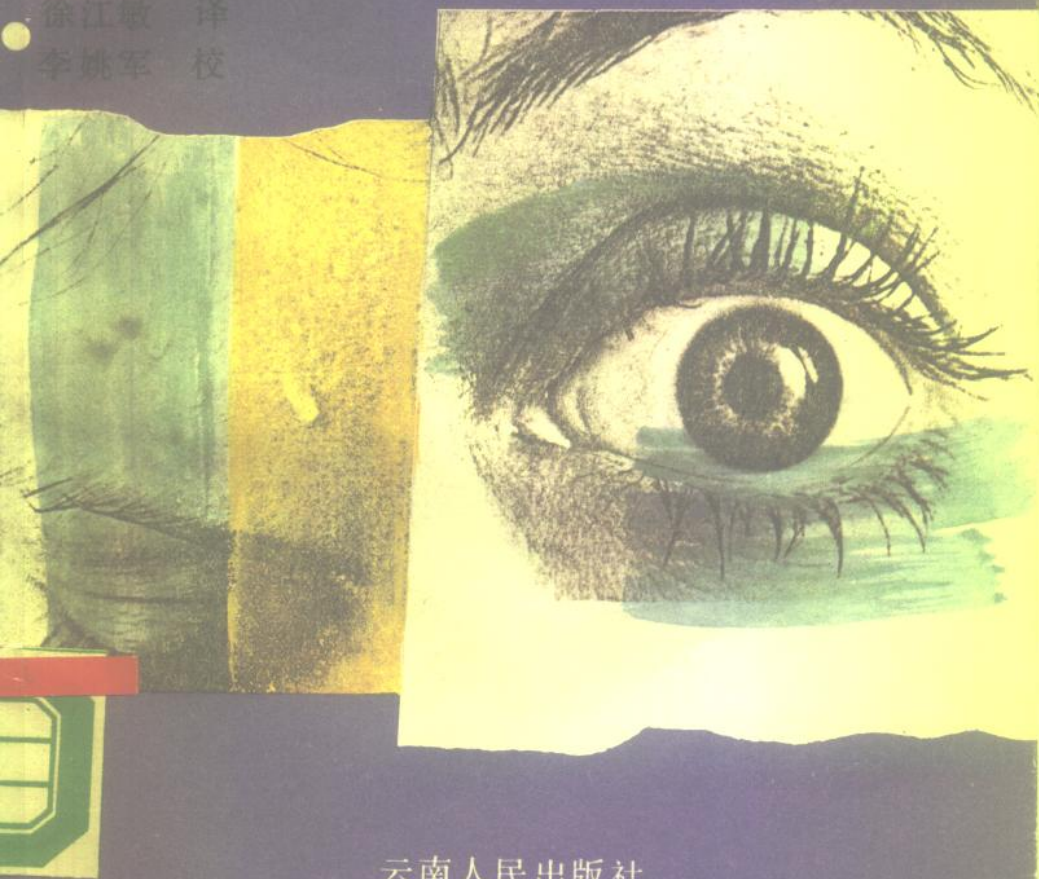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美] 欧文·戈夫曼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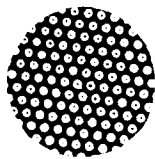
徐江敏 译

李姚军 校



云南人民出版社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美〕欧文·戈夫曼著

徐江敏 译

李姚军 校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建南

封面设计：鞠洪深

本书根据美国 Anchor Books
1957年版译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美〕欧文·戈夫曼著

徐江敏译 李姚军校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00,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222-00246-4/B·19 定价：2.70 元

译者前言

欧文·戈夫曼，加裔美国社会学家，美国当代著名社会戏剧论者，1981年至1982年间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戈夫曼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救济院》、《烙印》、《框架分析》、《谈话方式》等，而标志其戏剧理论形成与系统化，对美国社会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就是这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美国社会学家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美国社会学杂志》称此书是“对这一代社会心理学最有力的贡献之一”。

符号互动理论是社会学从欧洲传到美国后，在美国自己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个学派，是美国社会学发展的产物。最初詹姆士把自我分成宾我和主我，后由芝加哥大学的库利发展为“镜中我”和托马斯的“情景定义”，而后经米德与布鲁默把这个理论进一步精细化和传播，戈夫曼正是在吸收与继承了他们的理论，特别是托马斯和米德的理论后，进一步发展了更为精细的微观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心理学。他的角色理论同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通过戏剧模型来作清楚的详细阐述，这就是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戈夫曼之前的许多角色理论家论述角色时都引用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的话：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
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
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但是，戈夫曼比其他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一个模糊的分析变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戏剧学描述。他用戏剧概念解释日常生活，用戏剧表演的比喻作为自己的理论框架，正是在这本书里，戈夫曼详细论述了他的整个戏剧学体系，并试图解释与分析男男女女们在重要人物面前维持自我形象的复杂方法。他认为人与人交往时都是在试图给对方一个印象，人们似乎就象演员一样，不断地关注着他们所接触的各式各样的观众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有关他们的印象。印象是一种由表演者作出的情境定义，日常生活就充满着这种情境。人们行为举止的形成，在于他们想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留下一个可以接受的印象。戈夫曼所着重论述的就是社会情境中的人类行为，以及人们如何出现在他人面前这一主题。行为要表现印象，而印象代表着真实的自我。戈夫曼的人类行为者的模式假设：如果我们要问男人或女人“真正”是什么，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经常在表演；我们永远在台上，不断演出生活中的悲剧和喜剧，只要活着，就必须这么做，即便我们自己可能认为我们是最本能或最真诚地对他人进行反应的时候。自我的行为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戏剧性交往形成的。在谈到表演时，戈夫曼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这种面具代表着我们已形成的自我概念，即代表我们力图充分体现的角色，那么，这种角色便是我们更真实的自我，即我们所希望努力达到的自我。”

在日常交往中，每个人都对他人表现他的自我和活动，并运用特定的技巧维持自己的表演，同时还试图导演与操纵他人对他所形成的印象。表演者不断管理自己与他人的交往，他在台前表演并表现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台前印象；他希望自己在台前留下的印象能对观众产生最大的影响，而且能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反应。在幕后，他隐藏了别人不可能接受的东西，同时可以使自己放松一下。台后的行为往往与台前所要促成的印象不一致，这是因为台前有观众，观众对表演者的表演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这

会对表演者产生一定的压力，而台后却是防止观众闯入的地方。戈夫曼十分强调社会情境对人的作用，他认为即使在疯狂中，我们也永远不能脱离他人，去按照自己的愿望形成我们自己的自我。萨特曾经说过，他人是我们的地狱，戈夫曼却没有使用这种狂热的字眼。他只是冷静地认为，他人是我们人生旅途上永久的同伴。正如没有国王、王后、奥菲莉娅，就无法去想象哈姆雷特一样，我们中间也没有人能创造这样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与同一舞台上扮演其他角色的人的自我并无密切关系。人限制着自己，又为他人所限制，这个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戈夫曼1922年生于加拿大的曼维尔，1945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尔后在芝加哥大学学习，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3年获博士学位。他曾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居住在设得兰群岛中一个较小的岛屿上，收集有关那个社区的论文资料，而后来在华盛顿美国精神卫生研究中心任客座研究员。1962年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1981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1982年后任坦普尔大学社会学教授。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宋践的极大帮助，丁晖翻译了第四章，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徐江敏、李姚军

1987年11月6日于南开园

面具是固定的表情和令人敬佩的情感回声，忠诚、审慎而又至高无上。与空气接触的任何有生命的事物都必须获得一种表皮，而这种表皮不能因为它们不是事物的实质就该遭到反对。然而，一些哲学家们似乎因形象不是事物，言词不是情感而愤慨。言词和形象犹如贝壳，在构成自然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上，决不亚于被其包藏的内容；相反，它们更容易受到肉眼的观察。我并不是说内容为表皮而存在、面容为面具而存在、或情感为诗歌和美德而存在。自然中没有什么事物为了它物而存在，所有这些过程和产品都同样包含在存在的循环之中。……

乔治·桑塔雅纳^①

^① 《在英国期间以及后来写的独白》（纽约：斯克里布纳，1922年版），第131--132页。

序

我希望这个报告能成为探讨社会学领域中一个方面的袖珍本。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出发来研究社会生活，尤其是以一幢大楼或一个工厂的物理范围为界限的社会生活。本书所描述的特征共同形成了一个构架，它可应用于任何具体的社会设施，不管这种设施是家庭的、工业的、还是商业的。

这个报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戏剧表演，由此推衍出来的理论原则是舞台表演原则。我将仔细考察个人在日常工作环境中将怎样表现自我，他对他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怎样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的印象，以及他在别人面前进行自我表演时将会做些什么，又会避免做些什么。在运用这一模式时，我并不想去回避其明显的缺陷。在舞台上出现的事物并不是真实的，而生活中出现的事物却很可能是真实的，而且经常没有得到充分的预演。更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在舞台上，一个表演者只扮演着一种角色，而其他角色都是由其他人扮演的；观众们构成了互动中的第三方，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一方。然而，如果舞台表演是真实的话，这第三方就不存在了。在实际生活中，这三方被压缩成了两方。个人表演的角色要根据在场的其他人所扮演的角色而定，但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其他人又构成了观众。在下文中，我们还会考虑到这一模式中的其他缺陷。

本书所引用的例证来源于不同的资料：有些来自于可以信赖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对真实可信的规律性事件作了令人信服的归纳总结；有些来自文采华丽的人所写的非正式的回忆录；许多则

介于两者之间。此外，我还经常援引我本人对设得兰（生存农业经济）小农场社区的调查。^①我认为这一方法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根据同样的道理，我认为齐美尔的方法也是站得住脚的），其理由在于这些例证共同构成了一个彼此相联的构架，它把读者已经拥有的片断经验组织起来，同时又为学生在校园生活中进行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检验的指南。

这一构架是按逻辑联系加以呈现的。导言当然是非常抽象的，所以可以略而不读。

^① 参见E·戈夫曼：“一个小岛社区中的交往行为”（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在下文中，我们把这一社区称为“设得兰小岛”。

导 言

当一个人出现在其他人面前时，他们往往要询问关于他的情况，或者把他们自己已经掌握的有关他的情况加以运用。他们对他的一般社会经济地位、他对自我的看法、他对他们的态度、他的能力、他的可信赖性等情况都会怀有强烈的兴趣。虽然获取其中一些信息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在通常情况下，获取其中的有些信息却具有非常实用的价值。有关该个体的信息将有助于作出情境定义，使他人能够预先知道他对他人的有什么期望，同时也能使其他人知道他们自己可以对他作出哪些期望。如果其他人知道了这些信息，他们将能见机行事，以便使他作出他们希望得到的反应。

对于那些在场的人来说，可以从许多资源中获取这些信息，同时也有许多媒介来传递这些信息。我们姑且把这种媒介称为“符号工具”。如果这些人对这位个体不熟悉的话，那么他们对他的观察则可以从他的行为举止和衣着相貌中获取某种线索，因为他们可以根据他的行为举止和衣着相貌，把以前与其他相似个体接触的经验与眼前这位个体联系起来，或者，更重要的是，为他们自己未经证实的假说从他身上寻找到证明。他们也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作出假设，认为只有某种特定类型的个体才会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他们还可以根据这位个体对他自己的表述，或他自己提供的关于他叫什么名字和他干什么工作的实际资料来进行判断。如果他们在与他接触以前就认识他或了解他的情

况，那么，他们就可以根据他的心理特征的持续性和普遍性的假定，来预测他目前和将来的行为。

然而，个体出现在其他人面前时，也许不会发生多少能够直接为其他人提供结论性信息的事件。如果他们要明智地指导自己的行为，这种结论性的信息则是必不可少的。许多至关重要的事实都存在于互动的的时间和地点之外，或隐藏于互动之内。例如，个体的“真正的”态度、信仰和感情也许只能通过他的承诺或无意间表现出的行为来间接获取。同样，如果这位个体对他们提供了某种物品或服务，他们会常常发现在互动的当时当地，并不能充分欣赏这种物品和服务。他们将不得不把某些事件看作为某一事情的惯例或自然的符号——一种不能立即被感官所接受的符号。用伊奇赫斯^①的话说，个体将不得不作出某种行为，以便有意或无意地把自我表现出来，而其他人也就会必然地在某些方面对他留下某些印象。

个体的自我表现方式通常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活动：他所给予的表现和他所流露出的表现。前者包括他所明确使用的口头符号及其替代物，其唯一目的在于传递信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这些其他人都会把这种口头符号与这种信息联系起来。这是传统和狭义上的交往。后者则包括一系列被其他人视为能表现某人特征的行为：人们知道，这种行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表达以这种方式传递的信息。当然，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区别并不是在所有场合中都同样明显。个体无疑会通过这两种交往类型——前者包含着欺骗，后者包含着伪装——来有意识地传递某种虚假的信息。

如果把交往分为广义交往和狭义交往，那么人们便会发现，个

^① G·伊奇赫斯：“人际关系中的误解”，见《美国社会学学刊》附录，1949年9月号，第6—7页。

体出现在其他人面前时的行为将带有一种允诺性的特征。其他人很可能发现，他们必须盲目地接受这位个体；只要他还在他们面前，他们就必须给他一种正当的回报，以同他给予他们的某种事物进行交换，而这种事物的真正价值只有等到他离开以后才能确定。（当然，其他人在与自然界进行接触时也是根据推理而生活的，但只有在社会互动的世界中，他们进行推理的事物才会有意识地促进或阻碍这种推理过程。）当然，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感到有正当理由来对这位个体进行推理，要根据他们对他已经掌握了多少信息等因素来确定；而以往的经验信息不管有多少，都不能完全消除根据推理而行动的必要性。威廉·I·托马斯曾提出：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既不能十分精确地、又不能十分科学地决定我们的生活，作出我们的决定和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据推理而生活。假如我是你的客人，你既不知道，也不能科学地判断出我会偷你的钱或你的钥匙。但根据推理，你知道我不会这样做；同样根据推理，你会请我作客。^①

现在，让我们从个体的角度上来观察他所面对的其他人。他或许会希望他们对他作出高度的评价，或许想让他们感到他对他们的印象很好，或许想让他们感受到他在事实上对他们怀有很深的感情，或许根本不想让他们留下什么明确无疑的印象；他也许希望与他们保持足够的和谐关系，以便使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得到维持；他或许希望欺骗、摆脱他们，把他们引入迷宫，使他们迷途难返，让他们抱怨不迭，或对他们进行侮辱。不管个体的心目中会持有有什么特殊的目的，也不管他的这种目的是出于什么动机，如果他能够控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对他自己的反

^① 引于E·H·伏尔卡特编的《社会行为与人格：W·I·托马斯对理论和社会研究的贡献》（纽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1951年版），第5页。

应和看法，那么，他总是能从中获益的。^①这种控制的实现，主要靠对由其他人逐步形成的情境定义施加的影响；而要对情境定义加以影响，他就必然在其言行举止中流露出某种印象，使其他人能自觉自愿地把他们的行为与他本人的计划协调起来。因此，当一个人在其他人面前出现时，他总有某种理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节，以便使这种行为对其他人传递一种对他有利的印象。例如，由于一位姑娘的同宿舍成员总是根据她接到的电话的次数多少来判断她受人欢迎的程度，所以这位姑娘就可能预先安排好别人打给她的电话。威拉德·沃勒指出：

许多观察者都报道过这一事实：住在集体宿舍的姑娘接到电话时常常让对方几次打电话找她，其目的是让其他姑娘有足够的机会知道有许多人在给她打电话。^②

在“给予表现”和“流露表现”这两种交往方式之间，这一报告将主要讨论后一种交往表现，即更富于戏剧性、更受制于情景的交往表现，其方式是非语言的，也许是无意识的，而不管这种交往是否是有意安排的。为了清晰地表明我们的研究重点，下面我将详细引证一则出现在一部小说中的故事。在这一故事中，一位名叫普雷迪的正在度假的英国人第一次来到西班牙夏令旅馆旁边的海滩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总是力图回避同任何人的目光接触。首先，他必须使那些可能成为他度假伴侣的人知道，他

^① 关于这一观点，我十分感激爱丁堡大学的汤姆·彭斯所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论文。他认为在所有的互动中有一种基本的潜在主题，即每一位参与者都期望能够对在场的其他人所作的反应进行引导和控制。杰·哈雷在最近一篇未出版的论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他说的控制是指一种特别的控制，即对互动人员的互动关系的本质进行界定。

^② 威拉德·沃勒：“求爱与恋爱时的心理情结”，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期，第170页。

与他们毫无关系。他的目光或透过他们直视前方，或绕过他们、越过他们远视天际，直到迷濛的目光消失在茫茫海空中，仿佛海滩上空无一人。如果一个球偶然向他掷来，他会表露出惊奇的神色，然后，脸上立即会呈现出愉快的笑容（仁慈的普雷迪）；他会环顾四周，神色茫然地发现海滩上竟还有其他人；他把球掷回去，一边对自己而非对他人微微一笑，然后又漫不经心、若无其事地环顾着天际天空。

现在让我们展视一下理想的普雷迪的风貌吧。他把书漫不经心地放在一边，让每个想看一眼的人都能看到它的书名——西班牙语译本《荷马史诗》，无疑是一部古典名著而不是趋炎附势的时髦货色，这会显得他博学多才。然后，他把垫子和背包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起，以免风沙侵入（心灵手巧而又深谋远虑的普雷迪）；他慢悠悠地站起来，自然安逸地舒展着他那巨大的身躯（巨猫普雷迪）；把凉鞋随意脱掉扔在一边（无忧无虑的普雷迪）。

普雷迪与大海结婚了！但其仪式却与众不同。第一道礼仪包括慢悠悠地向海边走去，不久便飞跑起来，一个猛子扎入水中，然后挥动有力的双臂向地平线游去，而不让水花溅起。当然，他并不是真的向地平线游去。他突然转过身来，用脚使劲地拍打着，溅起巨大的水花，从而证明如果他想游的话，完全能够游得更远。然后，他在水中一跃而起，露出头和双肩，好让大家都看清楚他是谁。

这种替代仪式更为简单，他不仅避免了冷水的冲击，而且也不致于表现出过于兴高采烈。最重要的是要表现得对大海（即地中海）、以及对海滩十分熟悉，以致于无论在海中还是在陆地都是一个样。这就要求他悠然地向水边走去，慢悠悠地步入水中，甚至连自己的脚趾头浸入水中都毫无所知，水陆对他来讲都是一回事。两眼望着天空，严肃地观察

着风云莫测的天气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是其他人所察觉不出的（当地的渔民普雷迪）。①

作者希望我们注意到普雷迪不适当地关注着他的身体活动给周围人带来的广泛印象。我们也可以认为，他的一切言行举止仅仅为了给别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印象，即一种虚饰的印象；在场的其他人要么丝毫不会对他留下任何印象，要么反而认为他在矫揉造作，千方百计使他们得到这种独特而虚饰的印象。由此看来，他的缺点就更大了。但我们在这里最需要把握的一点是，普雷迪自己认为他正暴露出的那种印象，实际上正是其他人在他们中间的某个人身上正确或不正确地获得的那种印象。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谈过，当一个人出现在其他人面前时，他的行为将影响其他人对该情境所逐渐得出的定义。有时一个人会处心积虑地作出某种行为，即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表现出他自己，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给别人带来某种印象，使他们作出一种他所力求得到的反应。有时，一个人的行为中或许会表现出深思熟虑的成分，但他本人却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有时，他将有所目的、有意识地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来表现自我，但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群体或社会地位的传统要求他作出这种印象，而不是因为那些对这种自我表现形式留下了印象的人们可能会因此而作出任何独特的反应（除非是模棱两可的接受或赞许）。有时，个体角色的传统将使他作出某种独特的、设计巧妙的印象，但他本人却很可能既不是有意识的、又不是无意地力求创造出这一印象。其他人则很可能对个体力图传递某种事物的努力留下适当的印象，也可能对这一情境产生误解，以致于得出某些既不能符合个体的意图、又不能被事实所证实的结论。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只要其

① 参见W·桑姆：《女士的角逐》（伦敦，1956年版），第230—232页。

他人的行为中表现出个体仿佛传递了某种事物的印象，我们就可以采用一种功能型或实用型的方法，认为个体已经“有效地”对情境下了一种独特的定义，并“有效地”产生了对某种特定事态所获得的理解。

其他人的反应中也有一个方面，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加以评述。由于其他人意识到个体很可能以一种对他本人有利的方式来表现他自己，所以他们很可能把自己所观察到的事物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主要是个体的口头表述，这是他可以相当轻松地随意支配的；另一部分则产生于他所流露出的表现，这是他很少能关注到，或者说很少能加以控制的。因而，其他人就可以把他的行为中不可控制的行为方面加以运用，以检验由他所控制的行为方面所表达的事物是否真实。通过这一途径，交往过程中就会表现出一种极不对称的现象，个体或许仅仅意识到交往中的一个方面，而其他他人则能够同时注意到交往中的两个方面。例如在设得兰岛，一个小农场佃户的妻子在用当地的菜肴款待一位来自英国大陆的客人时，往往带着礼貌的微笑听着客人客气的赞美之辞，说他非常喜欢这些佳肴；与此同时，她总是注视着客人迅速地把叉或勺举起来，迫不及待地把食物塞进嘴里，以及大嚼大咽时流露出的津津有味、心满意足的神色。主妇正是根据这些特征判断客人的赞美之辞是否真实。同样，这位妇人如果希望发现一位熟人（甲）对另一位熟人（乙）的“真正”看法是什么，往往要等到正在与另一个人（丙）谈话的乙出现在甲面前的时候，她在暗中详细观察甲在注视乙与丙谈话时所流露出的面部表情。由于甲既不在与乙交谈，又不受乙的观察，所以她可以放松通常的紧张感和老练圆滑的欺诈行为，自由地表现出对乙的“真实”看法。总之，这位设得兰人在观察着那位不被观察的观察者。

鉴于其他人往往用个体行为中较难控制的方面来检验那些较易控制的方面，所以个体就会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一可能性，即用

那种被人们视为传递着可靠信息的行为来作出某种印象。^①例如，一位参与观察者为了进入一个严密的社会圈子，不仅在聆听一位向他传递信息的人时会流露与其认同的神色，而且在观察这位人士同其他人谈话时也会尽力保持这种神色。因此，对这位观察者进行观察的众人就不能轻易地发现他的真实立场是什么。我们可以设得兰岛为例。一个邻居要是想到某家坐一坐，喝杯茶，那么他在进门时脸上就会荡漾着一种期待的、温暖的微笑。由于院子外边一般没有什么障碍物，院子里面光线又很昏暗，所以要观察这位不受人注意的人进入房屋时的表情通常是很容易的。岛上的人经常饶有趣味地观察访问者在抵达门前是怎样放弃原有的表情，并代之以一种令人愉快的表情的。有些访问者也意识到总有人在观察着自己的言行举止，因而在离房子很远时就会换上一种令人愉快的面部表情，这样就能保证其他人始终对他保持着同样的印象。

这种对个体的控制形式再度保证了交往过程的匀称性，并使一种信息游戏得以展开——这种信息游戏是一种隐瞒、发现、假揭示、再度发现的反复过程。还须指出，由于其他人可能不加怀疑地接受个体行为中不受指导的方面，因而个体很可能通过对这一方面加以控制而获取较大的好处。当然，其他人可能意识到，个体正在对他行为中似乎是自发性的方面加以操纵，因而可以从这一操纵行为本身发现他所未能控制的行为差异。而这又一次使个体的行为，即个体本人未能充分意识到的行为受到检验，这就使交往过程中的不匀称现象再度得到确定。在这里，我仅仅想加上

^① S·波特的这些广为人们传闻、相当贴切的作品，可为敏锐的观察者提供一些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性的线索，使他能够根据这些线索来发现那些游戏者本人并不知道的处于隐蔽状态的品德。